

COMPACT
disc
REPRODUCTION

VIDEO CD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母亲

苏·高尔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母亲

〔苏〕高尔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苏)高尔基著;刘静,兰桦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4辑)

ISBN 7-80179-133-9

I. 母… II. ①高…②刘…③兰…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333号

母亲

译者:刘静 兰桦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梨园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5.1625

字 数:5769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第2版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33-9/I·004

定价:882.00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木匠家里,早年双亲去世,寄居在外祖父家中,从十岁开始流浪飘泊,做杂工、当学徒。一八九二年发表《马卡尔·楚德拉》,一举成名。高尔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写作的探索时期。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是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定基础的时期,《母亲》正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

《母亲》是高尔基于一九〇六年在美国创作的,当时俄国刚刚经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去美国宣传俄国革命并筹措经费。在这部小说中,他成功的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小说主要描写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与专制制度——资本主义斗争的道路,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启发了广大人民进行自觉斗争的故事。小说主要从一位普通妇女的视角中展开的。革命者巴威尔的母亲尼洛夫娜·符拉索娃,从最初的对革命者的害怕、不理解到习惯,最后接受了儿子的真理。当儿子被捕后,母亲参加革命者的活动,更加坚信了儿子的真理。如果说在此之前是母爱驱使她去接受儿子的思想,在此之后则是自觉地参加了为实现这一真理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俄国文学中第一次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现实的革命发展,这正体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这部作品正可称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它标志了俄国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母亲》这部小说,过去曾产生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在延续。它必将永远地赢得读者的喜爱!

第 一 部

在工人们所居住的村镇上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油烟。每天早晨，工厂的汽笛都颤抖着发出粗暴的吼叫。居住在这灰色小木屋里的工人们，只要一听到汽笛声就像受了惊吓的蟑螂一样，慌忙从家里跑出来。他们显然睡眠不足，疲劳的筋骨还没有得到恢复，于是就哭丧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天刚刚有一点亮色，周围寒气袭人。他们走在还没有铺修的街道上，朝着砖石构造的高大如鸟笼一样的厂房走过去。工厂正等候着他们，几十只油腻的眼睛流露出冷漠和自信。工厂的灯光照亮了泥泞的道路，烂泥在工人们脚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睡眠惺忪的工人们吵吵闹闹，不时地叫喊着，声音嘶哑，不堪入耳的叫骂声穿过白云。迎面传来机器嘈杂而沉闷的轰鸣并夹杂着蒸汽的嘶叫声。乌黑的烟囱像一些粗大的木桩一样耸立在工厂上空，远看过去显得阴森恐怖。

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房屋里的玻璃窗上闪烁着血红的余辉。此时的工人们正从鸟笼一样的厂房里急着拥出来，像被工厂抛弃的废炉渣。他们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回家，衣服熏得乌黑，脸上也黑乎乎的，全身散发着机油的气味。不过，他们这会儿谈话要比白天轻松了一些，甚至流露出几分的愉快，因为一天的苦役终于结束了，回到家里就可以吃晚饭和休息了。

一天的时光就这样在工厂的劳役中流逝；机器就这样随心所欲地从工人們的筋骨中榨取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这一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生活当中消失了。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但

是,在这些工人们看来,眼下还能享受休息,还能到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去消遣消遣,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节假日,人们往往要睡到十来点钟。起床后,上了年纪的人和结了婚的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教堂去做午祷。每逢这个时候,他们免不了要责骂一些年轻人对宗教漠不关心。做完午祷后回到家,吃点馅饼,然后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夕阳西下。

由于长年累月的疲劳,人们的胃口非常坏。为了开胃,他们就经常喝酒,以烈性伏特加来刺激食欲。

一到傍晚,人们就会懒懒散散地上街闲逛。有雨鞋的人就会穿上雨鞋,尽管天气干燥;有雨伞的人也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气晴朗。

工人们在街头碰面,依旧要谈论工厂里的事,比如,机器如何啦,工头如何啦等等,提起工头免不了要咒骂一通。总之,他们的言谈和思想都没有离开过做工。单调的生活既枯燥又无味,人们很少转动脑筋,迟钝的头脑有时也会有零星的火花出现。回到家里同妻子吵架时,常常动手打人,从来也不吝惜拳脚。小伙子们喜欢到酒馆里去消磨时间,或者轮流到各家去举办晚会,拉着手风琴,唱起淫秽的歌曲,跳舞、言语下流、酗酒无度。疲劳的人是很容易喝醉的。只要喝醉了酒,聚积在胸中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就沸腾起来,然后寻找机会发泄一番。这时,他们就会抓住每个机会来发泄这种无名之火,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架斗殴,像凶猛的野兽一样拼命厮打。所以,这里时常会发生流血事件,有时把人打成残废,甚至闹出人命案子来。

人们往往会彼此存有戒心,互相仇视,这种情绪根深蒂固,好像无法恢复疲劳一样,难以消除。人们生来就带有这种病态心理,并代代相传。这种扭曲的灵魂像黑影一样伴随他们一生,一直陪着他们进入死穴。人们在这种心理的怂恿下,于一生当中盲目地干出种种愚蠢的事情,表现出无谓的残酷。

在节日的晚上,年轻的小伙子们很晚才回家,身上的衣服已经

被撕破了，满身污泥，脸上还带着伤痕，却还幸灾乐祸，吹嘘自己用怎样的拳头教训同伴。有的被人侮辱，心里窝着一团火；有的受了委屈，泪眼汪汪；有的喝得醉醺醺的，一副很凄惨的样子，看上去让人不舒服。有时，他们是被父母拖回家的。父母在临街的围墙下或酒馆里找到自己烂醉如泥的儿子，给他一顿臭骂和拳头之后，再把他拖回家去，再多少给他一点关心，让其好好地睡上一觉，因为到了第二天早晨，当工厂的汽笛声像浑浊的水奔腾般地在空中吼叫时，还要叫醒他去上班。

父母要是打骂起孩子来都是很狠毒的，但年轻人酗酒打架在长辈看起来都不足为奇，因为父辈在年轻时也酗酒打架，挨父母打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生活像一条浑浊的河流平静而缓缓地流向远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总是拘泥于那些牢不可破的陈规旧习，每天的行为思想总还是那一套。谁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生活。

偶尔也会有些外地人来到这个镇上。起初是因为他们的初来乍到而颇为引人注目，此外，他们谈到以前做工的地方时，也会使当地人产生一丝表面的好奇。过久了，也不觉得外地人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很少留心他们了，因为从这些外来人的言语中人们了解到：天下所有的工人都是这样过日子。既然都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谈论的了。

不过，有时外来人也会说一些在镇上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当地人不愿与他们争论，只是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到疑惑。有些人盲目地发起火来，其余人隐约地感到恐惧，还有一些人忐忑不安，心头浮起一丝希望的影子。于是他们喝酒喝得比以前更凶了，大概是为了摆脱那种多余的慌乱与不安吧！

如果发现外来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时候，镇上的人就会对他另眼相看而且过了很久都还记着他。当地人总是对外来人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感觉，时不时地提防着他们，好像很害怕外来人来搅乱他们这种既单调、沉重又平静的生活秩序一样。对于这种沉重压

迫始终如一的生活，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发生任何好的变化，认为这样只会加重压迫。

只要外来人说到新鲜奇怪的事的时候，当地人就会不声不响地走开。这样，外来人也就只好悄悄地离开，再到别的地方流浪去。即使是留在工厂里的外来人也会拒绝与人来往，甚至干脆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单调……

就这样，不到五十年，人们便自然地死去。

二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就是这村镇中的一员。他是个钳工，满脸都是胡子，脸上总是一种愁苦的表情，两道浓浓的眉宇下面是一双又细又小的眼睛，这眼睛常常会流露出怀疑、凶狠、冷笑的神情。在工厂里，他是一名很出色的钳工。在镇子上，他是一位力大无穷的大力士。他对上司一向都粗暴无礼，所以他的薪水要比其他人低得多。只要一到节假日，大家都躲着他，因为这时他会随便抓一个人痛打一顿。大家很怕他，有时也想揍他一顿，但都没有得手。当弗拉索夫发觉有人要袭击他的时候，他就会连忙抓起石头、木板或者铁棍，叉开腿站在那里等对方向他扑来。这时，他的样子会很吓人：从细小的眼睛下面到脖子上长满乌黑的大胡子，胳膊上长满了浓密的黑毛，看上去真让人心惊肉跳。可最吓人的还是他那双细小而锐利的小眼睛，像钢丝一样刺向对方。只要遇到过他的目光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野蛮人，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打起人来毫不留情的人。

“嘿，贱种，快滚开！”他总是瓮声瓮气地喊着，又大又黄的牙齿在浓密的大胡子中还闪闪发亮。人们乖乖地走开，嘴里还不时地骂骂咧咧。

“贱种！”他冲着人们的背影骂道，两眼闪烁着凶狠的光芒，咄

咄逼人。之后他气势汹汹地昂着头，追着他们喊：

“喂，想死的你就站出来！”

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他一向不怎么说话，但是“贱种”一词却常常挂在他的嘴上。他对工厂里的上司和警察的称呼是贱种，对自己的妻子也是这个词儿。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贱种，裤子破啦！”

在儿子巴维尔十四岁的那年，有一次，他想把儿子的头发揪住然后拖出去。但是儿子却拿起了一把很沉重的铁锤，斩钉截铁地说：

“我看你敢不敢动手！”

“你说什么？”老弗拉索夫问道，然后渐渐地逼近又瘦又高的儿子，像阴影移近白桦树一样。

“收起你的那一套吧！”儿子说，“我再也不会怕你了……”

说着他就挥起铁锤。

老弗拉索夫望了望儿子，最后还是把毛茸茸的双手藏在背后，冷笑地说道：

“好吧……”

接着他长叹一声，说：

“哎，你这贱种……”

这件事过了不久，他就对妻子说：

“你以后不要再向我要钱了，就让这混小子养活你吧……”

“你这样是不是要把钱都拿去换酒喝？”妻子大着胆子问道。

“你管得着吗？贱种！我要去找个相好的……”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找什么相好的，然而他从此便与儿子断绝了关系。一直到死，两年以来他再没有理过儿子且同他说过一句话。

老弗拉索夫养了一条与他一样健壮的大披毛狗。每天上班狗都会跟着他一起走到工厂去，傍晚在工厂外等着他。每逢节假日，

老弗拉索夫就要去逛一逛酒馆。他在酒馆里踱来踱去，不吭一声，眼睛总是反复打量着人们，好像在找什么人似的。那狗总是拖着长毛大尾巴，整天同他形影不离。他喝醉酒后才肯回家，吃晚饭时，边自己吃饭同时又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他对大披毛狗倒是很好，既不打它也不骂它，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抚摸过它。晚饭过后，如果妻子没有赶紧收拾桌子，他就会掀翻桌子把盘盏摔在地上，然后拿出一瓶酒摆在面前。最后他自己靠墙坐着，闭起眼睛咧开嘴乱叫起来。其实他那是在唱歌，但他的嗓子嘶哑，听起来令人发闷。他唱歌好像是在惨叫，胡须也在颤动着，把沾在胡子上的面包屑都抖下来了。老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了一下胡子，接着又胡乱唱着。他的歌让人听不明白他到底唱了些什么，他总是把每个词儿都拉得很长，他的声音很像冬天的饿狼在嗥叫。他是一边唱歌，一边喝酒的，直到酒喝光为止。之后他就侧卧在长凳上或伏在桌上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汽笛吼叫时。他的狗也会卧在他的身边的。

老弗拉索夫是得疝气病死的。他卧床四五天，全身发黑，难受得在床上打滚，两眼紧闭，牙咬得咯咯地响。他还不时地对妻子说：

“快去拿毒药把我毒死得了……”

医生来看了看，给他做了一下热敷。但是医生说病人须要做手术，且当天就得住院。

“你去见鬼吧，我自己会死！……贱种！”老弗拉索夫声音嘶哑地骂道。

医生走后，妻子哭着劝他去医院做手术，可他挥起拳头吓妻子说：

“要是我的病好了，以后又有你好受的！”

第二天早晨，当汽笛吼叫着，工人们又要开始一天的工作时，老弗拉索夫却死了。他躺在棺材里面仍然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嘴大张着，眉毛生气地竖着。他的妻子、儿子还有狗都给他送

葬。参加了他的葬礼的还有已被工厂开除了的老酒鬼兼小偷达尼拉·维索甫希科夫和几个镇上的乞丐。妻子小声地哭着，但没有哭多久，可儿子根本就没哭。出殡的时候，镇上的人看到棺材就会停下来在胸前画上一个十字架，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唉，他终于死了，这回佩拉格娅要舒心了……”

还有人会说：

“死了活该，他是一个禽兽，不是人……”

棺材封上土后，人们就离开了，可是大披毛狗怎么也不肯走。它坐在坟墓上嗅了很久。几天后就被人给打死了……

三

老弗拉索夫死了还没到两个星期，巴维尔就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喝得醉醺醺，跌跌撞撞地回到家。然后像他父亲那样，摇晃着身子走到门厅的墙角边，在桌上擂了一拳，冲着母亲喊道：

“快把饭给我拿来！”

母亲走到他身边坐下来，拥抱着他，把他的头贴在怀里。可巴维尔却不让母亲抱着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大声喊：

“快点，妈妈！”

“瞧你，小傻瓜！”母亲使劲搂住他，温和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悲凄。

“我要学抽烟！快把爸爸的烟斗给我……”

巴维尔的舌头不听使唤且含糊不清地说。

他平生第一次喝醉。此时，他感到浑身发软，但是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脑海里突然闪着一个念头：

“莫非我喝醉了？”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难为情。母亲的眼睛显得那样悲伤，他深受感动。他心里好难受，真想放开声大哭一场，可是为了掩饰自

己内心的冲动，他还是故意装作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

母亲边帮他整理着被汗水淋湿并蓬乱的头发，边轻声地说：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

他感到很恶心，接着就剧烈地呕吐。此后，母亲把他扶到床上，拿了一条温热的毛巾敷在他那苍白的额头上。等他稍微醒过酒来，他感觉自己像躺在浪涛中一样，身子和周围的一切都在上下摇荡。他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眼皮也沉重得抬不起来。透过睫毛的一丝亮光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他心里猜想着：

“也许我还没到喝酒的年龄。为什么别人喝了没事儿，我却恶心呢……”

远方，母亲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

“如果你也成了酒鬼，以后怎么养活我……”

巴维尔紧闭着眼睛说：

“可大家都喝……”

母亲长叹了一口气，是呀，儿子说得对，她心里也是明白的，人们不上酒馆，去哪儿寻找乐趣呢？但她仍然对儿子说：

“只是你不要喝酒！你要喝的都让你父亲替你喝了。我这一辈子让他害得好苦……难道你不心疼妈妈吗？”

母亲这悲凄而柔和的话，勾起巴维尔对往事的回忆。他回想父亲在的时候，母亲没有地位，一天到晚不敢说话，到处小心翼翼地陪着，生怕挨打。在父亲死前的一段时间，巴维尔为躲避父亲，很少在家，他和母亲疏远了。想到这些，他慢慢清醒了，两眼一直呆呆地望着母亲。

母亲，个子高高的，背有点儿驼。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丈夫的殴打，使她的身子变得很虚弱。她走路的时候步子很轻，没有响声，并且总是稍侧着身子，好像怕碰到什么东西似的。她那张椭圆形且稍微有点浮肿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可是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却使那张脸显得和蔼生动。和镇上大多数妇女一样，她的眼睛里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情。一道深深的伤疤在右眉上横着，使

眉毛稍微向上挑，看上去好像右眉要比左眉高些。这使她的面孔显得与众不同，好像总在小心谛听着什么。她的头发原本又黑又密，但如今已白发绺绺。从整体上看，她显得和善、悲凄、柔顺……

她脸上的泪水缓缓流下。

“别哭！妈妈！”儿子小声地请求道，“给我喝点水。”

“我去给你拿点冰水……”

可当母亲转身回来时，巴维尔已睡着了。她端着白铁杯子站在床前，她的手颤抖着，冰块磕打着水杯。之后她把水杯放在桌上，静静地跪在圣像面前。玻璃窗外还不时地传来酒鬼们寻欢作乐的吵闹声。这是一个阴暗潮湿的秋夜，有人在用脏话骂人，也有人在扯着嘶哑的嗓子唱歌，中间还夹杂着风琴刺耳的尖叫声。妇女们气恼地惊叫着，声音显得疲惫而嘶哑……

在弗拉索夫家的小木屋里，日子显得比以前宁静，与镇上其他人家相比显得略有不同。弗拉索夫家的房子坐落在镇子尽头，后面有一块不高的陡坡，坡下是一片沼泽地。母亲的卧房在厨房隔壁，与厨房只隔了一层薄板。这是全房子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是一个正方形房间，有两扇窗户。巴维尔的床摆在一个角落里，靠房门的墙角边有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五屉橱，橱上还有一面小镜子，一只衣箱，墙上挂着一只壁钟，角落里摆着两个圣像。这就是弗拉索夫家的全部家当。

巴维尔也和别的小伙子一样喜欢赶时髦：拿着一架手风琴，穿着笔挺的衬衫，戴着漂亮的领带，还有套鞋，手杖，和同龄人一样，到处参加晚会，学会了跳加特里舞和波皮卡舞。只要到了节假日就喝得醉醺醺，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一副痛苦的样子。第二天早晨就会头痛、恶心、脸色灰白、萎靡不振。

有一天，母亲问他：

“昨天玩得怎么样，开心吗？”

巴维尔哭丧着脸没好气地回答：

“烦死了！还不如钓鱼打猎。”

他从来都没有旷过工，也没有受过罚，总是默默地干活。他有一双像母亲那样的大眼睛，不过眼睛里露出的是不满的神色。其实他并没有去钓鱼、打猎。但是他慢慢地离开了往日的伙伴，他变了，他很少参加晚会，不再喝酒。母亲觉察到了他的变化，发现他瘦了，眉宇间有着严肃的神气，总是紧闭着嘴唇，显得很严厉。他好像有心事，在生闷气，又好像生了病，身体渐渐消瘦下来。在以前常常有伙伴来看他，可是现在他总不在家，伙伴们也就不来了。母亲发现他和别人断了来往，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当看到她儿子躲开了现在的生活，专心寻找自己的路时，心里又不安起来。

“巴甫鲁沙，你不舒服吗？”有时母亲会忧虑地问。

“没事儿，我很好！”巴维尔回答。

“你瘦了！”母亲叹了口气说。

他经常拿书回来读，读完后就藏起来。有时他也会做做笔记，并且把做的笔记也藏起来……

他开始疏远母亲了。早晨，他吃了早点就去上班，中午回家吃午饭，在饭桌上聊几句，之后又不见了，一直到晚上才回家。他认真地洗脸，然后吃晚饭，看书，一直到深夜。一到节假日，他就会一早出去，直到夜里很晚才回来。母亲只知道他进城去了，说去看戏，可是城里却没有来找过他。她觉得儿子不爱说话了。她还发现儿子不再说脏话了，有时儿子的话中会夹着一些深奥的新词语。母亲更觉察到，他的举止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讲究穿戴，更加注重整洁；他变得步履矫健、动作敏捷，仪表朴实大方，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母亲忧虑不安。巴维尔对母亲也与以前不同：他常打扫房间，节假日自己整理床铺，总之，他懂得心疼母亲，尽量让母亲少干活。而镇上的小伙子们从不这样做……

一天，他拿了一幅画回来，把它挂在墙上。画中画的是三个行人边走边谈，脸上带着轻松愉快的表情。

“这是复活的耶稣前往以马忤斯村！”巴维尔向母亲解释道。

母亲很喜欢这幅画，但心里却说：

“既然你这么尊敬基督，那为什么不上教堂去呢……”

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这书架很漂亮，是一位木工朋友替他做的。整个房间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他尊称母亲为“您”或“好妈妈”。有时也会很亲切地对母亲说：

“妈，我今天晚点回来，你可别担心哟……”母亲喜欢儿子的态度。从儿子的话中，她感觉到有某种严肃而又坚强的东西。

她的不安依然在加剧着。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的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并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心绪不宁。她预感儿子将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有时她对儿子不满意，会想：

“别人都安稳地过日子，他却来个苦行修士。他太严肃。不像小伙子……”

她有时也会想：

“说不定他交女朋友了？”

可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几乎把全部工钱都交给母亲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两年，这期间生活充满了模糊的思索和日益加剧的不安。这种古怪的生活在沉默中流逝了。

四

这天晚饭过后，巴维尔放下窗帘，把铁灯挂在屋角的墙壁上，就坐在灯下看书。母亲收拾完餐具，小心翼翼地来到儿子身边。巴维尔抬头望了一下母亲，目光流露出疑问。

“没什么，巴沙，我顺便看看！”母亲连忙解释说，然后就出去了。但她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把手洗干净，又回到儿子身边。

“我想问问你，”她小声地对儿子说，“你总是在看些什么书？”

巴维尔把书合上。

“妈妈，你坐……”

母亲笨重地在他身边坐下，把身子挺了挺好像要聆听什么重大事件一样，全神贯注地等着。

巴维尔没有看着母亲，只是用很严肃的口吻小声地说：

“我所看的书都是禁书，之所以称之为禁书是因为里面讲的是真理，讲我们工人的真实生活……这些书是地下偷印的，如果查到我有这种书，那是要坐牢的，但是我想知道真理，你懂吗？”

母亲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睁大着眼睛望着儿子，她觉得儿子已变成陌生人。他的嗓音变得浑厚有力，听来有些异样。他用手捻着细软的胡须，异样地皱着眉毛，目光盯着屋角里的什么地方。她为儿子害怕，同时又很可怜他。

“你这是何苦呢，孩子？”母亲问道。

巴维尔抬起头望着母亲，平静地答道：

“我想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两眼有着固执的亮光。母亲早已觉察到儿子已投身于一项秘密且可怕的事业当中，在自己看来，人的一生就是命中注定的，她已习惯了这种命运安排。此时她心里很痛苦，不知该怎么对儿子说，只好低声抽泣起来。

“快别哭了！”巴维尔安慰道，可母亲觉得这是道别语。“你想过没有，我们的日子舒坦过吗？以前父亲老是打你，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发泄自己的痛苦。他也很苦，但他不知道这痛苦是哪里来的。父亲在工厂里干了三十年，由从前的二栋厂房干起发展到现在的七栋厂房！”

母亲认真地听儿子讲着，同时又充满恐惧。此刻儿子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巴维尔的母亲靠近了一点，胸部贴着桌子，平生第一次向母亲吐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理。他怀着青春力量，像一个中学生在炫耀自己的知识和虔诚地信仰真理，高兴地讲述自己所明了的一切。好像这些话不是面对母亲说的，而是在锻炼自己的口才。当他没有适当的词时，他就会停下来，发现母亲那张

脸已痛苦不堪,那双被泪水模糊了的慈祥的眼睛显得无神。充满困惑的母亲恐惧地望着他。看到母亲这样,巴维尔很可怜她。他又接着讲,不过这回讲的是母亲的生活。

“你这辈子快乐过吗?”巴维尔问道,“你怀念过去吗?”

母亲听后,摇了摇头。此时她有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新感觉,悲伤、欢喜交织,她那颗饱受折磨的心被温暖包裹着。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谈到自己。儿子的话唤醒了她那模糊的思考,点燃了早已熄灭了的对生活的淡淡哀愁。那是遥远的青年时代。她和女伴们一起谈生活,谈人生的各个方面,不过那只是发牢骚。谁也不清楚为什么人生如此艰苦。可现在,他的儿子正用他那双眼睛,他的表情和语言表达一切,使她充满了自豪。儿子知道理解母亲,心疼母亲。她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

为人之母,却向来无人心疼。

她知道。可儿子所讲述的都是有目共睹的痛苦的事实。她的心在颤抖,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涌上心头。

“你到底想做什么呢?”母亲打断他的话问。

“学知识,然后再把这些知识教给其他人,让大家知道,工人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苦。”

巴维尔说到这,他那双认真而严厉的眼睛燃起了温柔和蔼的光芒。母亲看着儿子,心里甜丝丝的。虽然她那满是皱纹的脸颊还闪着泪花,但她已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母亲的心还是很矛盾:一是为儿子能看透人生的忧患而感到自豪;二是为青春年少的儿子决定独自反抗大家已习以为常的生活而担忧。两种情绪时起时伏,她想提醒儿子:“亲爱的,你能干出什么名堂呢?”但是她怕泼儿子的冷水,影响自己欣赏儿子。毕竟儿子刚向她吐出心事,并且变得这么深奥难懂,让她觉得陌生……

巴维尔看到了母亲的微笑,看到她神情专注、目光慈爱,他就知道母亲已明白了他说的真理。这时,好胜的巴维尔感到更加自信且为自己谈话的感染力而自豪。他很激动,一会儿笑,一会儿皱